

高罗佩文集·文学篇



海南出版社
HAINAN PUBLISHING HOUSE

柴

铁钉案

大唐狄公案

【全译注释修订本】

【荷兰】高罗佩 (Robert H. van Gulik) / 著

陈来元 胡明 / 译

陈来元 / 译文注释



海南出版社
HAINAN PUBLISHING HOUSE

The Phantom of the Temple Copyright © 1966 by Robert van Gulik
The Chinese Nail Murders Copyright © 1961 by Robert van Gulik
Judge Dee at Work Copyright © 1967 by Robert van Gulik
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 2015 by Hainan Publishing House (Hainan
Chu Ban Sh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omas van Gulik, Amsterdam, The
Netherlands
ALL RIGHTS RESERVED
中文简体字版权 © 2015 海南出版社
本书由荷兰阿姆斯特丹 Thomas van Gulik 授权出版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版权合同登记号：图字：30-2014-126 号
大唐狄公案·铁钉案 / (荷) 高罗佩 (Gulik, R.V.)
著；陈来元，胡明译。——海口：海南出版社，2015.10
(高罗佩文集·文学篇)
书名原文：Judge Dee Series
ISBN 978-7-5443-6117-0
I. ①大… II. ①高… ②陈… ③胡… III. ①侦探小
说—荷兰—现代 IV. ①I56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42710 号

大唐狄公案·铁钉案

作 者：[荷兰] 高罗佩 (Robert van Gulik)
译 者：陈来元 胡 明
策划编辑：黄宪萍
责任编辑：孙 芳
装帧设计：黎花莉
责任印制：杨 程
印刷装订：三河市祥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读者服务：蔡爱霞
海南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址：海口市金盘开发区建设三横路 2 号
邮编：570216
电话：0898-66830929
E-mail: hnbook@263.net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出版日期：2015 年 10 月第 1 版 201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8.375
字 数：125 千
书 号：ISBN 978-7-5443-6117-0
定 价：29.80 元

【版权所有 请勿翻印、转载，违者必究】

如有缺页、破损、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更换

狄仁杰 (630 ~ 700)

唐朝并州太原（今山西太原）人。精典章法律、吏治兵刑，中国封建时代杰出的政治家。一生宦海沉浮，先后出任县令、刺史、司马、御史、巡抚、都督、元帅、宰相。

他为官，心系民生；为臣，则忠贞不贰；处世，足智多谋；断案，如有神助。

《旧唐书》记载，狄仁杰任大理丞，仅一年便“断滞狱一万七千人”且“无冤诉者”。武则天时代狄仁杰再任宰相，武则天对狄仁杰十分敬重和信任，以“国老”相称。

狄仁杰病故时，朝野上下凄恻。武则天失声哭泣：国老一去，“朝堂空也”，天夺我国老也！

死后葬于洛阳东郊白马寺。

系列疑案，冒险当众开棺验尸。然验尸无果，公众哗然，大堂之下发生骚乱，面对上上下下的质疑，狄公如何作为……

目 录

紫光寺 001

山中的百年佛寺林木茂密，深夜，一个幽灵在那里游荡。与此同时，富商的女儿神秘失踪，二十根金条不翼而飞，无头尸身出现在山上。这些奇事拼凑在一起，出现了一个更为可怕的阴谋……

太子棺柩 111

反击突厥叛军战事之前，左军先锋刘将军被人告发将阵前倒戈；军中潘校尉妻子被人掐死，吴校尉被判行凶杀人；刘、吴二人果是叛贼、凶手……狄公自有分说。

除夕疑案 129

除夕夜，兰坊县小贩王么哥家中血迹斑斑，人去屋空……而王宅楼上刘裁缝家却是大宴宾客，笑语蜚声，狄公赶赴现场，却原来……

铁钉案 143

古董商妻子被人杀害，只留下无头尸身，正直的角抵大师被毒身亡，店掌柜莫名其妙地死去。狄公面对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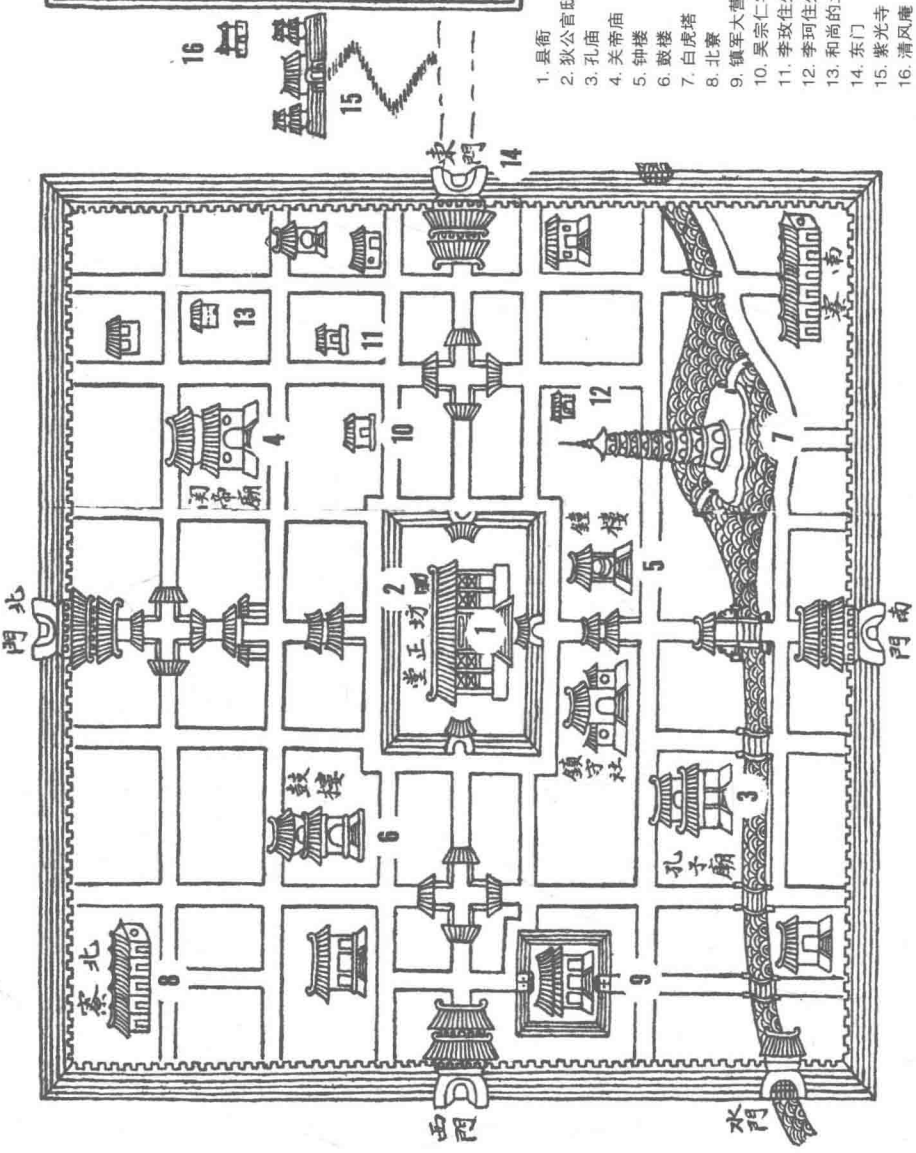


紫光寺

陈来元 胡 明 ○ 译

蘭坊全圖

1. 县衙
2. 狄公官邸
3. 孔庙
4. 关帝庙
5. 钟鼓楼
6. 鼓楼
7. 白虎塔
8. 北寨
9. 镇军大营
10. 吴宗仁宅邸
11. 李致住处
12. 李珂住处
13. 和高的土窖
14. 东门
15. 紫光寺
16. 清风庵



第一章

古井口搁着一盏灯笼，灯笼边一个圆鼓鼓的布包，溅满了鲜血。井台的青石条上坐着一男一女，呆呆地瞅着井台边的一株高大的海棠，半晌不吱声。

时值初夏，这里已燠热异常。半夜时分，没有一丝风。透过灯笼微弱的火光隐隐可见密树丛尽头一堵塌圯的高墙，墙外耸立着一幢巍峨的佛殿，两翼飞檐各对着东西笔立的石浮屠，庄严静穆。

汉子用手使劲摇摇海棠，只见落英缤纷，洁白的花瓣飞飞扬扬，撒了他们一头一身。有的落入古井内，有的沾上了井台边的鲜血，渗透出一种凄凉的绯红。

那妇人站立起来，抖了抖长裙，终于开口了：“将那怕人的东西扔进井里去。我想起了便心口发憊，毛发直竖。我想谁也不会到这里来，这口井已经枯了十几年了。”

汉子冷笑一声，弯腰将灯笼挪了挪，低声道：“别忙！我自有个藏匿处，十分巧妙，包管这事万无一失。那厮已经烂醉如泥，正做他娘的春梦哩。”

他站起来，将那布包解开，认真看觑一眼，又笑道：“今夜自有你的好去处，要那臭皮囊作甚。”随之又紧紧地把那布包扎结了，提在手上。

那妇人伏在井台向下看，只是黑黝黝暗不见底。井圈内青蔓杂草丛生，井上的轱辘把还垂着一节半朽的绳索。



汉子并没将那布包往井里扔，而是提着往那树丛深处走去。半日才转了回来，脸色疲惫不堪。

“我们此刻便去寻那包……”妇人脸上闪过一阵喜色。

“忙什么？我乏了。左右是你我囊中物，何须这般猴急？等着风波平了，再设法弄来不迟。”

他木然地凝望着了无星月的夜空。远处佛殿隔了几片横云，几乎是耸立在天穹上。

第二章

闷热的空气笼罩着兰坊城。

这个陇右^①的边远小城属安西都护府^②管辖，狄仁杰九个月前被委任为这里的县令。

狄公整肃吏治，劝课农牧，恩威交施，宽严中的，很快就将这兰坊城管治得井井有条，百业盛兴，士民仰服。衙署里日常庶务自有洪参军董理^③。洪参军黽勉职司，精熟吏务，狄公反倒垂拱无事，两袖清闲。日子一长，只觉神志萧散，意态疏懒，浑无趣味。

这一日正值正配狄夫人寿诞，衙署里上上下下采办布置，忙于寿宴。僚属吏佐赍礼贺拜，狄公一一谢绝，只准备热热闹闹摆个家宴，让府邸内眷并奴仆十来人畅怀尽兴一回，也正好驱赶驱赶这多时的闲聊索寞之气。

① 陇右——唐朝的道（行政区）名之一，治所在鄯州（今青海乐都），辖境相当于今天甘肃六盘山以西，青海省青海湖以东及新疆东部。陇：甘肃的别称。

② 安西都护府——唐代六个都护府之一，属陇右道。后改为镇西都护府。

③ 董理——负责处理。

应狄夫人请求，狄公只答应请清风庵的住持宝月一人作陪。虽系外客，也不算俗人。

清早狄公独自走出衙邸，回来时已日上三竿。他喜滋滋地进了内衙，换过一领干净的湖蓝葛袍，打开窗户，坐定靠椅，欣赏起手中一个紫檀木盒来。这是他跑遍了城里几家古董铺才买到的，晚上席间将郑重献与夫人作为祝寿的礼品。

洪参军端过一盘酒食走进内衙。

“老爷早膳都没吃，这一早哪里去来？此刻想是肚中也饿了吧。”

狄公闻到一股烤猪肉香，不觉馋涎盈颐^①，这才想起今天尚未吃东西。

“兰坊这地方冬天冷得筋骨都麻木，夏天这才刚到，又热得喘不过气来。整日里只觉神思恍惚，昏昏沉沉，老爷可千万保重身子。我见老爷昨儿档馆回来，半夜里书斋里还亮着灯火，莫非陈年账簿里又倒腾出什么疑难案子。这多时来地方靖定，百姓乐业，并没什么刑案诉讼闹到衙门中来。”

狄公撕下一小条猪腿肉送到嘴里，只觉香腻可口。

“这夜间寿席上的菜肴，如何此刻就端来与我吃了？”

“老爷哪里话？这是衙厨里的剩货了。马荣一早带人去肉市抬来一只整猪，捆在厨下尚未宰杀哩。”

狄公听罢，推过杯箸。洪参军上前收拾，一一归在木盘里。正要回转，狄公道：“洪亮，你可记得发生在这兰坊的

① 盈颐——这里是在嘴里充满的意思。盈：充满；颐：腮帮子。



那桩悬案？就是京师司珍衙门^①的司库掌固^②邹敬文五十锭御金被盗的事。”

“老爷原来是对这件案子生起了兴味。这事刑部已悬挂了没头官司，不了了之。再说，那时老爷尚未莅任^③哩，案子早在去年……”

“对，确切一点，案子发生在去年，即乙丑年八月初二。洪亮，这多时间清平无事，闲散久了，没案子问理，甚觉无聊。昨日我偶尔翻翻衙署里的旧档，竟对这桩巨案动了兴趣。哪日得闲暇，我们商议商议吧。”

洪参军搁下盘子：“我们还在浦阳时，便从邸报里读到此事。当时京师震动，户部的两名大员被褫夺官职，不过那五十锭御金却泥牛入海，再无消息。”

狄公笑了：“洪亮，没想到你还记得这等清楚。你这就说说，那五十锭金子是如何被盗的。”

“司库掌固邹敬文奉圣命由京师西去沙陀国采办御马，途经兰坊城，住进官驿里。一夜之间，五十锭黄金变作了一堆铅条。”

正说话间，马荣走进内衙禀报：“老爷，我买了一口三百斤的肥猪，滚水已备下，正等着宰哩。”

狄公笑道：“这口肥猪单靠你一人消纳了。我与洪亮吃不多，太太们怕油腻，奴仆们不敢与你抢，唯一的一个客人又是吃素的。此刻我与洪亮正议论着去年这里发生的一桩劫

① 司珍衙门——管理金银珍宝的有司衙门。

② 掌固——古代官名。唐代中央各官署都设有掌固一职，掌看守仓库及陈设等事。

③ 莅(lì)任——到任。

金巨案，你也不妨坐下听听。”

马荣拉过一张靠椅坐了下来。他与洪亮一样，一听到有案子办，便发兴头，迷溺其中，欲罢不能。

洪亮继续说道：“金锭被盗后，京师派来官员协同衙司严密追缉了半个多月，一无所获。邹敬文渎职被拿办，关入京师大牢，还牵累了户部尚书和安西大都护^①，举朝震动，天下闻知。”

狄公又问：“依你看来，这作案的盗贼可能是什么人？”

“据闻，当时邹敬文携带了三口一般轻重、一式形制的皮箱，黄金藏在哪一口皮箱只有他一人知道。事实上，随行护佑的内廷禁卒和兰坊官署派出的兵士，谁也不知道邹敬文此行的目的，更不知道他携带巨金在身。后来邹敬文在狱中说，那口藏有黄金的皮箱边角裂了一条口子，偏偏正是那口皮箱被人调换了内容，其他两口皮箱却纹丝未动。这窃盗黄金的，须是内贼无疑。”

狄公摇头道：“说是内贼却有一点不符。盗金者将铅条换过黄金，原只是迷惑邹敬文，拖延时辰，待邹敬文到了沙陀国才发现黄金被盗，为时已晚，罪犯早已逃之夭夭。这内贼一逃，岂不败露？海捕文书下来，定作钦犯，过不了边关，哪里潜匿？倘是外贼，即便不出边关，依旧可在兰坊城摇摆出入，谁个晓得？再有，京师大员携物过境向有通例，每天入寝前、起床后都要检查一番所携之物。若当时黄金被铅条换过，第二日一早邹敬文便可发觉了。内贼知悉这通例，如

^① 大都护——这里指唐代都护府的长官，管理辖境内的边防、行政和各族事务。



何敢下手？”

洪参军点了点头：“前任邕县令一向不问衙务，这次京师来人，不敢怠慢。将护卫的四名兵士拷掠了七天七夜，亦无下文。又去将市井泼皮、无赖、乞丐、偷儿一并捉拿，闹腾了半个月，哪里见着黄金的影子？还是被削了官职。”

狄公道：“官府不应只在兰坊一地搜索。黄金被劫固然在兰坊官驿，但罪犯恐怕早在邹敬文到达兰坊之前就密谋策划了。据云，邹敬文到兰坊之前一夜，宿在且末镇。罪犯可是在且末镇就探得邹敬文携巨金由兰坊去沙陀国的信息，并摸清巨金就藏在那边角有裂口的皮箱内。罪犯早在兰坊等候着邹敬文了。”

洪参军不解，乃道：“照老爷的话推演，盗金者可能从京师到这里的任何地方探得了消息，甚而邹敬文出京师之前便得知密信。京师至兰坊二千里，怎见得到了且末镇才走漏了消息？”

狄公笑了：“我说是在且末镇上走漏了消息自有证据。邹敬文在狱中供道，那只装有金锭的皮箱只是到了且末镇才开裂的。他说内里有一条金锭棱角尖锐，因一路颠簸，箱子又掉下马背一次，致裂缝破口，终为歹人所乘。我们不妨此刻便派人带了公文信函去一次且末镇，将邹敬文当夜在那里的行止打问清楚。例如，他在那里宿夜时，有没有会客，有没有收发信函，有没有逛街花钱，有没有与什么女子故意纠缠，等等。”

马荣点头频频，忽道：“老爷可知方校尉哪里去了？我买猪回来，还未见着他人哩。派他去且末镇最是合适。”这方校尉即方正。狄公破了迷宫案后准他去京师定居，但他故

土难离又改变主意，留了下来，继续辅佐狄公。

狄公道：“就派书办去且末镇吧。我适才闻报，方校尉捉拿一个泼皮去了。昨夜城中一家酒店内两个泼皮酗酒斗殴，失手致命。内里详情还不清楚，等方校尉回来就知道了。”

洪参军忽见狄公书案上放着一个紫檀木盒，不由好奇地问道：“老爷那书案上的木盒，以前却未见过，想来又是什么稀世古物了。”

“木盒？”狄公省悟过来，伸手去书案上取过木盒，递给了洪参军，“这是在孔庙后街上那片古董铺买到的。我见盒盖上镶着块白玉，上面刻了一个古篆‘寿’字，正好用来庆贺太太的寿诞。”

洪参军赞赏一番递给了马荣。马荣捏在手中细细端详，说道：“这盒子正可用来放寿帖。可惜盒盖上有两处刀痕，十分败相。这一边划成了个‘人’字，那一头像是个‘下’字。老爷，待我拿去找个细工木匠将它磨光了。”

“这个主意不错，我也见着那划痕了。”狄公道，“午后半日工夫能完工吗？”

“这些小活计何须半日？”马荣待欲将木盒纳入衣袖，又好奇地打开盒盖。

“盒盖后面还粘着一片纸哩。”

“那是价目标签，你撕去吧。”狄公道。

马荣将小指的指甲剔入纸片下，轻轻挑启。忽道：“老爷，这不是价目标签，上面还有两行小字哩。”

狄公接过纸片，不由念道：“吾饥渴不堪，命在旦夕，望速垂救。白玉乙丑九月十二日。”

“老爷，要是一名叫白玉的姑娘于垂危中呼求救助，则说



狄公让洪参军看木盒

明她遇了不测，被歹人关押了。乙丑九月，哎哟哟，已经快一年了，说不定这白玉姑娘早饿死了。”

洪参军道：“兴许只是一个无聊的玩笑，作弄人的，不必当真。”

“岂是玩笑?!”马荣急了，“你看这字体，黑紫干腥的，必是当时用鲜血写成，粘在盒内偷偷扔出窗口或烟囱。如今白玉固然是早死了，但她来路蹊跷，老爷又如何看?”

狄公慢慢捻动长须，木然瞅着盒盖上那块刻成“寿”字的白玉，不觉发愣。这时，忽听得门外有人禀报。

“进来。可是方校尉吗?”

来人果是方校尉，只见他神采飞扬，红光奕奕的脸上流荡着得意的笑容。

“启禀老爷，那个肇事杀人的泼皮已拿到，名唤阿牛。被杀的也是一个无赖，叫沈三。”

狄公点点头：“少刻早衙升堂，我即传审。证人都会齐了吗?”

“酒店里的掌柜、伙计、杂役，全数传到。那酒店招牌儿唤作‘马侯酒店’。还有当时在店堂的吃客，也可作证。”

狄公满意地点了点头：“此刻你先下去，等候已牌升堂。”

方校尉走后，狄公默默拿起那口紫檀木盒，在手上摆弄半晌，又忧郁地看了一眼，说道：“不管这个白玉是真是假，这木盒已不再是吉祥的寿礼。早衙尚有半个时辰，我得再去那古董铺另选一件寿礼，顺便询问一下这木盒的来历。洪亮，你去查阅去年的官牍档卷，看看九月里有没有人来衙门报案，道是一个名叫白玉的女子突然失踪。古董铺不远，马荣，我